二初齋讀書記

二初齋讀書記卷六

僖十五年左傳西鄰責言兌爲口舌責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以西方金克東方木此西鄰責言之義也

穀出不過藉正所謂九一而助也杜謂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蓋亦承用孟子其實皆什一之語而約略言之耳

古蠲字與圭通儀禮士虞禮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圭亦作蠲成九年左傳鄭人使伯蠲行成蠲又音圭故知孟子圭田當爲吉蠲所需之田也

襄二年傳引詩烝畀祖妣亦當取先祖後妣之義杜解不明

襄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正直正之義深於直猶周易中正中之義重於正也蓋謂有直於此而我正之斯爲正也若有曲於此而我正之則但爲直也杜必分言人己者似非十年傳云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蓋謂在下者旣無直則上亦無所謂正也瑕禽之意欲宣子正曲爲直正王叔之曲爲直蓋反言以見意旣尊霸主爲上則王臣稱下劉炫反謂宣子爲下不然明矣

襄九年傳杜解云城積陰之氣故祀之愚案左太沖魏都賦云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此善形容積陰之氣者也必古有祭城禳火之法而宋行之孔疏謂禮亦無此法者葢未必然

晉師敗于邲楚則復熾晉師勝于鄢陵鄭卒不服善乎汪氏克寬之言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葢當晉悼時而但講戰勝雖勝亦無補此所謂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也杜解泛言兵法謂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猶未得荀罃之心

大勞未艾謂當此之時勞苦甚大正未得休息也故欲且從勞心之勞此正晉悼君臣智謀深處所以能成蕭魚之功

祈以幣更或謂更爲周禮招梗之梗杜子春讀梗爲更愚案祈以祈福梗以禦災自是二事上既言祈下復言梗於詞不順當從杜解謂不用牲乃合有節之義

襄十四年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云云孔疏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觀此知唐人信左氏勝於信孟子貞觀永徽中孔庭配

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

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蓋謂得師役師慧而失子產等之心是無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也易當如字讀杜解似非

襄廿七年傳孔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懸案四鈞爲石石亦百二十斤古量之一斛適當古權之一石然則後世以十斗爲一石亦以斛與石斤數相符故即借權名爲量名也

襄十九年傳揖之乃登杜解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懸案觀

下文醢衞子軍則不欲生之可知古者軍中得相
對語語畢還復登城亦是當時常態非必不順齊
侯之揖而還登城

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還當爲盤旋之義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成十三年左傳孟獻子語禮以束身
故曰幹敬以立身故曰基並取築牆爲喻此古人
譬喻之最精者也孔疏以樹木牆屋分喻失其義
矣

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康
成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卽礧也兵法守城

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磕
殘木碎是也（襄十年左傳疏）愚案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
礧石相擊若雷霆之聲者乃是借兵法以喻言之
也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今俗有言結親者其言
當本於此

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解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愚案不能受屈意張骼輔躒心中自有之而口中
則但言其性急而已並不涉及前事讀者須以意
會

以兵爲人見於襄二十五年左傳杜解而劉炫仍規之

今人寫字有跳行之語見襄二十五年左傳註疏襄二十八年孔疏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温煖其温不由歲星梓愼以其年有二事而總言其占耳服虔則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温無冰愚案玩傳以有時菑之語則服義爲長

樂以舞爲主襄二十九年孔疏故論語云樂則韶舞韶濩之韶釋文云本或作招愚案墨子三辯篇曰

湯放桀于大水自作樂命曰九招然則大司成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盡兼夏商之樂言之與

西都賦講論乎六蓺此六蓺謂六經也李註引周禮曰六蓺禮樂射御書數以解之非是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愚案此卽中庸行同倫行字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臭所謂文字中有經籍之光者操觚家可奉以爲法

蜀都賦琥珀丹青江珠瑕英李註引博物志曰琥珀一名江珠是琥珀江珠一物也然太沖作賦於

一物而異名者複舉成文殊乖博雅何義門文選評曰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名義無取愚案逸周書王會解伊尹受湯命爲四方獻令正西崑崙狗國諸國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註江歷珠名竊意文選之丹青江珠當即逸書之丹青江歷蓋蜀係西方之國故得有是江歷與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晉之內官同姓姬至有四人則君之近女色可知子產於大國之君難斥言近色之意故借禮法之言巧於諷諫讀者須以意會

非如記禮之文所重專在姓之同異也其無乃是也乎所謂是者子產之言指同姓子產之意指女色觀下文醫和直言近女色益信四姬有省猶可如揚子甘泉賦云屏玉女而卻宓妃

六藝之書謂六書也四術之書謂尚書也若夫泛以載籍言書者古亦有之矣昭二年左傳云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

左傳廬井有伍杜解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愚案漢書律歷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註孟康曰伍耦也八八爲耦此經廬井有伍

正取八八爲耦之義若準鄉遂之例以五五相連
屬而使五家相保便於井田之法不合經文既言
廬井不得又言有伍杜解淆亂古制不可從也
昭元年傳不寧唯是云云孔疏不寧寧也言寧有
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讀爲義也愚案不
寧唯是如言豈唯此哉頓斷讀更妙不知孔氏何
故必欲牽連言之
蒲宮有前之前卽二執戈者前矣之前不得以杜
有屏蔽以自殊異之語而更以屏蔽爲前也
謙不足飛不翔埀不峻翼不廣此傳杜解以各二

句相承說如言謙不足故飛不翔垂不峻故翼不廣也其實傳義不是如此蓋曰謙則不足也曰飛則不翔也對文則飛翔當有別說文翔回飛也曰垂則不峻也曰翼則不廣也故知爲子後不遠去四句並當將首字頓斷讀無各二句相承之義

水母目蝦江賦文也釋典亦有此語楞嚴經云諸水母等以蝦爲目其類尤塞

左傳屠蒯檀弓杜蕢一人也讀左傳味以行氣以下檀弓無其語妙讀檀弓酌曰䁖飲斯以下左傳遜其筆精

凡左傳中憾字石經俱作感而坊本無有不從憾者惟昭十一年傳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則猶以憾為感未失石經之舊也

供養二字見昭十二年左傳供養三德為善釋文供九用反石經宋本皆从人旁樽字見昭十五年左傳樽以罍壺石經宋本皆从木旁

龍之潛也必在淵乾初九潛龍即九四之在淵也九二見龍即此在淵之龍見而在田耳九四或躍又即此在淵之龍或無所緣而絕於地耳明九二在田之猶未絕於地也龍不在淵則在天至於九

五飛龍遂成在天之象矣
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而襄九年左傳載穆姜始往而筮遇艮之八已有元體之長也云云至襄二十二年孔子始生可知文言傳首數語原係古有是語即如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之類斷非左傳載之今亦何由知此第言語出於孔子之前也左氏一書足爲古籍之冠冕以此
漸九三爻象當參用王註程傳始得其解蓋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三本艮體而棄於羣醜

也註婦謂四也四以不正而合則不由其道矣故雖孕不育也傳異體好合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註

八卦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六十四卦次序乾適在一兌適在二離適在三震適在四巽適在五坎適在六艮適在七坤適在八此易圖之妙也

既葬除喪以文伯晏此係景王之失禮叔向所以有雖貴遂服之議也杜氏解經動援既葬除喪之言爲天子諸侯喪禮準則毋乃近于曲學阿世邪

大人患失而惑註疏謂患有多學而失道者愚案多學失道如言是古非今不合時宜之謂此所謂道乃韓子所謂道有小人者也

大壯六五朱子本義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顧寧人先生云不言互而言似又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愚案大壯有羊象論爻畫非論互體也惟論爻畫則本卦全體是兌故三四五六並取羊義若論互體則上六一爻不得言羊矣亭林素不信互卦而執此說以譏朱子又恐未得朱子之意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康成云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爲離離爲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爲坎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顚覆故孕而不育(見郊特牲正義)愚案漸九三之義極爲難解愚既參王註程傳爲一說矣今得康成之說深喜不失古義亟識之以補前說所未逮

豐卦彖傳以日月爲言而自初九至九四俱取義於日獨無言及月者竊意六五一爻以柔中之德來致天下之明豈非月之借日之光以爲明者乎然則豐卦爻辭不言月而月在其中矣

小過彖傳柔得中當謂五爲主而二應之也剛失位而不中則專謂九四一爻若九三未嘗失位何云失位而不中玩經文而字此句是連屬之辭本義云以三四言程傳云三不中四失位分別言之亦未敢信其必然

天一地二節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愚案繫辭傳註疏分章與本義不同註疏在第十章之首者本義卽當云在第十一章之首此言第十章之首承疏文而譌也

參伍以變節玩兩遂字卽知周易爻象實是千變

萬化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微即知彰知柔即知剛此知幾也知微者彰之幾彰亦微之幾柔者剛之幾剛亦柔之幾此四項中各有知幾在也後一說較

密

萬夫之望所謂其神乎者也

則非其中爻不備朱義謂卦中四爻主崔憬之說也若必不用互卦又何雜物撰德之有

曰四多懼近也明二之爲遠所謂異位曰其用柔中也明四之非中所謂其善不同此互文例

水火不相射虞翻訓射爲厭其義最精觀下文又

言水火相逮可見若依孔疏謂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則須於經文外添出相資二字方諸定位通氣云云義例不能畫一矣

水火相逮以日躔言之便明冬至水之氣及於火也夏至火之氣及於水也此相逮之最大者

震爲龍鄭康成讀龍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朱漢上易愚案日出時色雜即天文書所謂曚影李太白詩云半壁見海日是其象也

閱雅雨堂刻鄭氏周易知康成不特好以禮註詩并好以禮註易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左太沖蜀都賦百果甲宅李註引鄭元曰皆讀如人倦之解似康成之本讀皆用坼爲解甲宅矣閱鄭氏周易始知賦註皆字原係解字之誤

其于稼也爲反生謂前歲所生之穀還復生於下也

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蚇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蚇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系作室舊說蚇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蟭螟飛而生[illegible]蚇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

曠深靜易以生風答嚮如此埤雅愚案易之尺蠖爾雅釋蟲作蚇蠖郭註云今蝍蝛子六反說文云屈申蟲也得埤雅此條疏解尤爲明白

信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此句是言晉國地勢險阻外河內山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例故雖此戰不捷知必無害於晉若認表裏山河爲泛言土地則所以必無害之故安在豈子犯謀國家大事而肯作顢頇語乎故知必不然矣

逸周書云唯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周月篇淮南子云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天文

訓是建子建寅之月實以斗柄建子建寅而名之矣至於今日昔之斗柄建子者已轉而建亥斗柄建寅者已轉而建丑而猶存建子建寅等名是儀象之中亦有名是而實非者也說本沈果堂文集

恭讀

御製儀象考成並無其說識以俟攷

可與立未可與權漢儒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陸農師埤雅遂云以唐棣反而後合譬權則常棣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尔已矣故曰常棣也攷諸爾雅釋木唐棣移常棣棣邢疏云唐棣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

大如李子可食常棣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
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如郁李而小
五月始熟由此觀之實是二物陸農師妙參物理
卽將兩棣連比傅會經權議論甚巧亦可補先儒
之所未及
郭璞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懸棨玉
堂閒話云濱海人有蔬圃乃淺水積沙而成或爲
大風飄去若浮筏然郭賦云云或指此類言之與
桓九年左傳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懸棨背
巴師者謂鄧師逐楚已至巴師之後而背乎巴師

也於是巴師自後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前後夾攻此鄧師所以大敗也鄧人逐之背巴師作一句讀

三折肱知爲良醫三折肱之義註疏無解竊意折肱與今諺云不得手相似三折肱即周禮醫師十失三次之之意也必三折肱乃知爲良醫之道猶之高彊曾伐君乃知伐君之不可也林堯叟謂三折其臂歷病痛多者殊覺拘牽文義不必從之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上無曰字忽作孟孫忿答大夫杜必有所傳受然終覺未安不如服虔

以知必危二句亦爲孟孫之言則口吻逼肖更屬可信馮氏李驊以禹合諸侯於塗山至而以衆加之可乎皆係諸大夫語此亦可通但知必危二句究難體貼要不如服說爲最優矣

蜀都賦灑滮池而爲溠瀑與下膏液相應正欲極言灌溉之利醇醲優渥故舉兩澤之凝者況之此古人用字之妙也

吳都賦兩見櫺字俱非若櫺其一曰楠櫺之木案吳志張紘傳註紘見柟櫺枕愛其文而作賦南史宜都王鏗傳鏗年十歲時與吉景耀商略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枏櫑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覗此枏櫑爲一物而非梗楠之楠若櫑之櫑也其一曰椺櫑禦霜桊劉淵林註櫑櫑子樹也實如棃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乃係爾雅劉杙誤劉爲櫑五臣之陋而汲古本因循未改此椺劉爲二物而所謂劉者亦決非蜀都賦若櫑競裂之比也

臨海異物志餘甘與橄欖一物異名也依此則餘甘卽橄欖然吳都賦既述餘甘復稱橄欖其非一物顯然可見劉貢父詠餘甘詩云炎方橄欖佳餘

甘生苗裔風姿雖小殊氣韻乃酷似亦可為餘甘
橄欖並非一物之證臨海異物志之言不足憑信
也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
賜品目有餘甘煎見酉陽雜俎
吳都賦隱賑崴𡾊雜插幽屏言寶貨之與富盛於
山巖敧側重沓之處而且雜處於幽谷無人之所
也
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廣韻徇音同殉自
衒名行也愚案澹臺齎璧渡河被神所謀我則笑
澹臺之見謀且欲齎珍入海以嘗試之隱示鬼物
為之退避之意所以自衒鬻也善註訓徇為求辭

意反覺平常恐非作賦本意故特辨之

國有鬱鞅而顯敞言鬱鞅固不足言即顯敞之邦亦總不若吳地之函宏也蘇東坡石鼓歌云富貴一朝名不朽朱初晴先生評曰富貴一朝不必說即名垂不朽亦終有盡時人總不能如物之閉宜其不能如物之壽也左賦蘇詩辭意適肖故舉以況焉

魏都賦冀馬塡廄而駔駿李註說文曰駔牡馬也于助反愚案牡馬係壯馬之譌于助反係子朗反之譌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孔疏先儒以爲栗取戰栗棗取早起脩取自脩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愚案杜解榛訓小栗即榛栗二者同取戰栗之義亦得

莊十九年子頹之亂和王室者惟鄭伯與虢公而齊桓不與焉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然後于明年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而又取賂而還意者齊桓才略終遜晉文全賴敬仲輔佐之功得成尊攘之業讀春秋者當於斯致意焉

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孔疏引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鬭班也愚案左氏敘一人而前後名字雜見者發傳之常例況執而梏之卽是所以殺之之故上下脈絡貫通服說自屬可信孔氏疑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其說近於迂矣但據漢書敘傳令尹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顏師古註子文之子鬭班亦爲楚令尹準此則此時子文爲令尹其子鬭班爲申公鬭班當爲若敖曾孫服虔云若敖子者恐或誤也竊意鬭射師鬭班實是一人而班與般古字通

宣四年傳鬬般杜解亦以爲子文之子于揚此無可疑者不知何以莊二十八年鬬班王孫游傳惟下無註前後不相符會此註書之通病殺子元者出於子文之子是以子文恐楚國患難將因鬬氏而熾至於自毀其家以示弱即以緩難也林堯叟不察於此徒以家强國弱爲辭於此經情事不切與杜以射師爲鬬廉者皆不可從

吳都賦驚透沸亂透音式六反見揚子方言註

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鄭註云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愚案吳都賦註引劉

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蓋地氣溫暖蠶事之盛如此閩馬性宜於西北而不宜於西南倘亦鄭康成所謂物莫能兩大者邪

讀書記卷六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七

風俗通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嘗疑東京賦度朔作梗必用桃梗之義舊註訓爲病者非也今思之下云守以鬱壘則所謂作梗當即風俗通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之意故有下文云云不然李善呂向之註並用風俗通神荼故事桃梗云云郎在其下豈有不見而舍此取彼足知古人註書斟酌自精原不可以妄議也

吳都賦註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設以蟾蠩與兔者陰雙居月中有兔愚案日月二字不可解陰雙

居月中有兔上下疑有脫誤及檢月賦註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此條文義頗明但改設為說似誤又古詩十九首註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其誤同上條又初學記引此條亦無日月二字但改兩為而似又誤

蜀都賦養交都邑李註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愚案荀子臣道篇云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今汲古本脫去交而已耳等字此必當增入者

姪其從姑杜解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
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此數語甚難曉
解今始思得其義震爲木謂本卦之震也離爲火
謂互卦之離也歸妹䁥二三四爻俱互離火從木生非卽謂互
卦離火也蓋震變爲離是從木生之火此又指上
六爻變言巳是震木所生之子矣離爲震妹長男
中女同是乾父坤母之子於火爲姑此指震木所
生之火言以震木所生之火對離爲震妹之火則
於離自當稱火爲姪而於火自當稱離爲姑也故
曰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也二火相並同

氣相求此姪其從姑之象因杜解辭簡意晦孔疏
並無發明特爲疏通其義如此
猶無相也如云猶瞽者之無相也
甘泉賦崾嶂隗乎其相嬰崾字按廣韻訓山高貌
者從吐猥切訓山長貌者從他果切義旣不同音
亦遂異甘泉賦李注引埤蒼曰崾山長貌又云崾
他賄切是取山長之義仍用山高之音也當改他
賄切爲他果切則音義允協矣
甘泉賦臯揺泰一之臯如淳作臯張晏作招五臣本同
張晏雨說不同竊意蒙上欽柴宗祈燎薰皇天二句

言則如淳說是

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遂痁疏引袁狎之說疥當爲痎愚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解此句亦同袁義蓋因痎音皆疥音近故爾譌溷以二日一發之痎爲疥癬之疥且與遂痁連文方書多日之瘧曰痁其爲不然亦易明矣

說卦震象其究爲健就爻畫言謂終歸於乾之健也爲蕃鮮就卦位言謂終歸於巽之潔齊也鮮有潔義蕃有齊義

爲指取其爪之利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皆取其

齒牙之利並謂陽剛在外而能止物其取象極精孔疏無明文故特著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鳧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即以鍾爲聲鄭註聲鍾錞于之屬是也泛言聲樂者非

儀禮一書生養葬祭一切完備實是全書前人以爲不全者非也

儀禮中字法極精作古文可用

欲學四六者須讀徐庾諸佳文及文選中三月三

日石闕刻漏頭陀諸文便妙四六亦不必多讀沃
田沈丈云
周易分宫卦象次序（乾爲天天風姤云云疑卽隋唐志之錯卦）本於京
氏易傳次序也但京易以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爲
次則依乾坤六子之序分宫卦象以乾坎艮震巽
離坤兌爲次則依後天方位之序此爲不同耳
傳記所載禘祫之説最爲尨雜今舊萃諸家臚列
於左以便參攷
圜丘（祭法）祀昊天上帝以大祖配之此最大之祭也
郊（大傳）祀感生帝上自大祖下及功臣皆祭焉

五年一禘禮緯上自帝嚳下及功臣無所不祭以其
合祭故亦得稱祫
吉禘左傳宗廟中除喪之祭亦禘中一義此即三年
一祫正說亦稱吉祫
春禘郊特牲夏禘王制二者皆四時之祭亦得稱禘內
夏禘即時祫
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為禘除
祖所自出加入羣廟之主即為祫趙伯循說此則別禘
祫為二宋儒多遵其說
後漢書鄭元傳載其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又載

其書答臨孝存周禮難而凡所註書內並無周禮名目此後書之跡也

讀後漢書班超傳知兵不貴多善用兵者吏士三十六人而已足因思學者守約之法亦猶是也黃慈溪云涉獵百篇不如深攷一卷此言可銘座右

西人言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愚案地圓之說不特見於大戴禮嘗讀楞伽經百八句偈問云側住覆世界如因陀羅網註世界如器有側有覆有仰有橫因陀羅網即帝網網有千珠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無盡此與今西法

所論地球圓體者正合偈問又云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註或無日月所照愚案趙君卿周髀註曰北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
御製儀象考成云北極之下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此非楞伽偈問所謂或無日月光者邪中庸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李安溪曰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亦此意也
興安嶺以北松皆落葉見敬業堂集卷三十扈蹕至興安嶺詩自註然則松栢後彫亦此土爲然不能槩之大千世界也

吳都賦龍眼橄欖劉註龍眼如荔支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支愚案龍眼本有荔奴之目以其隨荔支後熟故也今粵中荔支以新興焦核爲最閩中荔支以楓亭爲最龍眼色味俱劣不如遠甚而劉淵林謂味甘勝荔支豈草木滋味亦有今昔之殊邪

魏都賦蕭斧戢柯以柙刃劉註引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强秦之埶伐弱韓譬猶磚蕭斧以伐朝菌也然於蕭字之義則無解說文註蕭斧芟艾之斧也姚令威西溪叢語淮南子云磨蕭斧

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毀其齊斧依蘇語此條推之則蕭或齊字之譌應劭曰齊利也似勝說文註芟艾之斧之說矣

西都賦招白鷴李註引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今勘西京雜記原文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高帝大悅李註閩字或南字之譌鷴字从鳥作鳥名自當若必拘拘以揄文竿句例之而從後漢書作閑因以白閑爲弓弩之屬何義門用此說恐古賦之文縱橫參錯轉不必如是屬對精工也白鷴短喙面鮮紅頂有黑毛白身黑腹朱足大如鷺其白羽中有黑紋如

繪亦珍禽也

酉陽雜俎鯸鮧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愚案吳都賦鯸鮐即酉陽雜俎鯸鮧也本草集解河魨一名鯸鮧魨本作豚

酉陽雜俎海魚千歲爲劒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愚案吳都賦琵琶即劒魚而與擁劒不同擁劒蟹屬也琵琶魚屬也

吳都賦檳榔無柯註味苦澀得扶畱藤與石賁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愚案廣東通志檳榔以扶畱

古貢灰并食則滑美石與古字形相近必有一誤當攷

致遠流離與珂琙流離與琉璃通漢書西域傳師古註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是也珂琙之琙劉註但訓老鵰化西入海爲琙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珂琙者珂之本璞也不明言琙爲何物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長安始盛飾鞍馬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閱西京雜記此條知琙蓋白蜃之屬謂老鵰入海所化豈非謬入

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與

靜女傳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疏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由愚案今俗以金銀環著于婦人之手名爲手釧其原當出於此

周禮天官內府外府司書職內職歲諸職並不設胥者良以內府外府俱係守藏之官無取才智之吏司書掌簿書職內職歲掌出入所用徒役但供驅馳無妨遲頓於此見先王設官分職雖府史胥

徒之細具有精意存焉
官職官常官成官灋殊難分別竊謂官職六官分職也故曰以辨邦治官常每官常職也故曰以聽官治官成就每官常職而定爲官府之成事品式如小宰之八成故但謂之經理邦治官灋則指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諸大法度言之故直謂之正定邦治也如此分看此經之旨方明註疏義甚精確而語未暢達故申言之
官常在人能盡其常職爲貴故切而言之曰以聽官治官成在人確遵其成式爲貴故泛而言之曰

以經邦治

官成如國家凡事有定例官灋如會典載一切大

禮儀註是也

都鄙之義何氏之說最精何氏曰以其有邑故曰都以其在國之鄙故曰鄙上均姜氏必欲以都鄙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不特亂漢儒之例而與孟子分田制祿之義亦不符矣

周禮九賦依鄭康成口率出泉之解則與九職截然不混漢世近古故卽時事以況古經經義顯然可觀也後儒必謂漢法非先王所宜有豈千百世

後儒者之臆度定爲先王所宜有乎姜上均周禮輯義亦知九職九賦合而爲一之非矣乃紕司會民職田野之文遂以民職之貢屬鄉遂之萬民引閭師爲證以爲田野少而民職多故言令民職以田野之賦屬鄉遂都家之餘地引縣師爲證以爲田野多而民職少故言令田野其實田野卽是民職所在拘拘分析經義愈覺模糊總因誤認司會經文田野二字遂致糾纏若此司會云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九功卽九職令民職之財用此經自有深意九職從職上起賦故言令民

職之財用九賦從民上起賦而言令田野之財用者以地表入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往往無征則出算泉者田夫野老而已故云令田野之財用也司會田野二字與鄭註口率出泉並無乖舛確守漢儒成說不必節外生枝矣

聽稱責以傅別疏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故爲稱責此解稱責甚巧然孟子云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其無稱意之義可知故趙註以舉訓稱所謂言豈一端

今人作文必起草起草二字本於周禮宰夫之職

鄭註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周禮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論語齊必變食註孔曰改常饌疏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也愚案周禮疏云加牲體卽論語註云改常饌也至論語疏云宜自潔淨者將欲接事鬼神饌不以餕是乃所謂潔淨並非斷膳之謂朱註不飲酒不茹葷二句本於莊子亦與古說不悖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徐鉉文註說朱子之意謂但不飲酒茹葷耳亦非遂謂斷膳以爲齊

望聞問切醫家四訣而切居第四明乎醫者之必以望聞問爲先務而後及於切脈也若專恃診切恐有錯誤周禮疾醫一職論治疾病之方詳矣而參之以九藏之動鄭註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已居各條之末豈非切脈居後之明證乎

古無飲茶之法所謂飲者漿人所掌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是也自茗飲盛行而諸法始廢矣漿人共賓客之稍禮以今法況之如言賜茶然

論語一瓢飲飲水二飲字不同飲水飲字飢食渴飲之飲也一瓢飲飲字漿人六飲之飲也惟與簞

食相稱不能全備醴涼諸物則一瓢所盛舍水何
屬故二句之意原可相通然以二飲字較之則自
有虛實之別

須其貨於受藏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鄭註受
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賈疏金玉
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以給王用職內
府不在內布帛曰賄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
國家所用愚案註疏之言似矣而未善也近從周
禮輯義中得鄧氏一說最爲精確鄧氏曰受藏之
府孰謂謂玉府也受用之府孰謂謂內府外府也

由鄭說思之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此言藏也又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此言受藏也官名玉府而職掌受藏豈非受藏之府乎內府以待邦之大用此言用也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此言受用也外府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此皆言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又言受用也官名內府外府而職掌受用豈非受用之府乎以後儒註經不若以經證經尤為可信內府外府並是待用之官卽不

得以內府獨爲受藏之府而職內又與職歲同爲鉤考出入之官其不得謂之受用之府更明矣觀職內官名無府字卽知鄭註之不然至上均姜氏以受藏受用之府與下文官府都鄙之吏混而爲一則又不然周禮言官府該王朝言都鄙該采邑自邦中四郊邦甸以至削縣都各餘地皆王朝官府主之其削縣都各采地皆都鄙羣吏主之故職內職歲諸職並以官府都鄙對言者良以言官府都鄙而邦畿之內無所不該也姜氏必欲以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句卽指上文受藏受用諸府言之以致大府職內

職歲各職經義俱不分明是宜亟以古說正之
閭師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則九職之商賈既有貢
矣而大宰九賦中關市山澤幣餘三賦又從賈人
取之者此係占會百物及占賣國中斥幣之人與
九職之商賈名同實異先王重本抑末故爲增賦
倍算不得以閭師之商貢與大宰職之關市山澤
幣餘諸賦混而言之也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豈有司市下
大夫而可以罰夫人世子之理鄭註遊觀施惠之
解不可易也後儒不知此與上經市刑爲一事遂

生種種謬說實爲經學之蔽
廛人職姜上均輯義云以意運制此卽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仁之至而義之盡者愚案周禮云云乃成周盛時之制抑末之意居多孟子云云乃戰國救時之言恤商之意爲主要之孟子之意但取先王之制參酌時宜而用之以爲致王之本非是墨守古人成法必欲與周禮絲豪無異也後儒讀書凡遇兩經議論相涉處輒委曲以求其合過矣
司關征廛鄭註云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征廛

二字分說甚精輯義改從串說以爲收其邸舍之稅是周之關門但有廛稅別無關稅也果如此言則下文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如何解說豈凡商賈之貨必當停留關舍一次而出邸舍之稅乎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又屬何解須知成周盛時不可無此抑末之制若孟子所謂關譏而不征者自當別論也

稻人職敘周家治田之法委曲詳盡自稻人之制廢而縵田之法行矣漢書食貨志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目上註師古曰縵田謂不爲晦者也

孟子封建之說康成以爲俗說見春官宗伯五命
賜則註
焉相氏疏云以辰爲天門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
門是每辰皆得稱天門也保章氏疏云天門在戌
又云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爲天門又是
以戌爲天門也後漢書郎顗傳云詩汎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宋均註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
者據此又是以戌亥之閒乾所據者爲天門也歷

攷天門之說氾歷樞最爲有理毛詩孔疏引氾歷樞云云作辰在天門辰字當是神字之譌

保章氏掌天星此經註疏無文輯義云天星謂二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愚案此姜氏之謬焉相掌日月星辰常度保章掌日月星辰變動二官職掌不同故焉相於星但言二十八宿而保章一職自當以五星爲主所謂掌天星者定指五星言之觀下文曰變動曰遷則天星非指隨天左行之二十八星可見今凡術數家言天星皆指五星但辰亦是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巳

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則賈疏明云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鄭不釋辰爲禍福之事也

內史掌國令外史掌外令御史掌治令三職各有所掌其御史掌贊書句定指贊冢宰書治令言正唯承上言之故得不言所書何事也鄭註謂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莊渠魏氏駁之曰此乃內史職非御史職也因改訓贊書爲書治令之副本此說確不可易上均姜氏謂掌贊內史之書王命匪特案諸經文全無憑證而於內史外史御史各官分職之義亦覺淆亂而不明矣

御史掌贊書其史百有二十人此正論語文勝質則史朱註所謂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者又孔穎達毛詩序疏云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竊意論語史字亦當兼及此意

師帥執提註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疏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愚案今馬上鼓吹其原當本於此

掌固須其士庶子先後鄭俱無註賈疏云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愚案經文承上城

郭溝池樹渠之固言之郎與王宮無涉且既謂之須當是從內發外之詞其非宿衛王宮更顯然可見疏說蓋不可從

周禮言羅襦（鄭司農註襦細密之羅）猶孟子言數罟也周禮言蜡則作羅襦明非蜡則不用羅襦矣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是其例（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一例）

節服氏袞冕六人鄭註云服袞冕者從王服也愚案節服氏一職繼虎賁旅賁之後則亦於扈從之中寓防閑之意不特以袞冕壯儀容而已後儒非之者拘墟之見也

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承上文元冕朱裏延五字言之也玉笄朱紘承上文紐字言之也

讀周禮秋官司烜氏明竁註知罪人夜葬則非罪人不夜葬也讀昭公十二年左傳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知古人之葬朝及日中亦無一定之時也

襄十四年左傳鞭師曹三百可與秋官條狼氏誓師曰三百參看

大行人明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將幣與享定是一

事小行人合六幣司儀將幣並指享言康成去古
未遠鑿鑿言之後人讀書不必更求異說
昭六年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杜解錐刀末喻
小事愚案管子輕重篇曰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
箴一鉥然後成爲女海王篇因論鹽筴而及鐵官
之數亦及錐刀云云此亦齊桓君臣從山鐵之利
錙銖計較而及於此左氏所謂錐刀之末者正指
此等言之乃是徵實之詞非譬喻之詞也
閱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秦時監祿作靈渠斗閘
之法始知孟子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天地間眞

有其事也今會通河亦用此法詳見禹貢錐指卷九

讀書記卷七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八

孟子禮下取於民有制上文說恒產此節忽插禮下一句與取民有制並言良以禮下與取民有制實是一事禮字制字血脈相通恭則有禮有禮則有品節限制彼任汙吏多取者正是不恭之暴君而馭下爲大無禮也故必兼禮下言之纔得取於民有制纔是不緩民事之賢君也

其實皆什一也貢之什一自不待言此句正申明助法之善助法九一故

其實皆什一也依集註講應先提出什字先王制

賦用什爲率貢法什分取一則用什爲率而內取一也助法什一分取一則用什爲率而外取一也總之皆是什一之法

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而不及貢法者有能子曰一節在意中故也商助周徹依次說下自宜先助後徹乃偏先說徹者徹也句後說助者藉也句此非尋常文法錯綜之比孟子之意全在行助必如此倒說方顯得徹者爲賓句助者爲主句徹之爲徹其法固已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語雖平敘意實趨下決非他處兩平詞句可比韓慕盧二

句題文未合此旨起比云無何而奉上別有名矣又無何而取民更有辭矣對比云易一令焉而民樂矣又易一令焉而民仍樂矣此等句子終醒不出助徹倒說之旨後比云乃以助與徹者安之對比云乃以助與徹者維之云助與徹是將題句倒亂矣必須認清助徹倒說之旨纔不失孟子勸滕行助之精意

曰徹也曰藉也便知決無貢者之弊不是徒然訓詁字義也

夫世祿節見滕原有當行助法之機而我公田節

見周實有參用助法之事

惟助爲有公田通章主意在此一句周聘侯四書精言謂惟助爲有公田單對貢說此便不是盡無公田則爲貢混公田於私田而仍無公田則爲徹故曰惟助爲有公田取民有制莫急於有公田故惟助爲最善也周未嘗有行助之事然大田之詩周詩也公田我私兩兩分明兩我遂及曾孫井井欲不謂之有公田不可（有字須如此意會）則是周先王監夏監殷而制治實兼所革所因以成賦其行徹法於都鄙之中也亦兼有行助法之處故曰雖周亦

助也當時人君不能行助必藉口於前朝舊典非時王之制故孟子得大田之詩亟援以證周亦用助此眞經濟從讀經中來也

任翼聖云八家同井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明九夫爲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若周原是八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雨我公田一節了愚案此據周禮九夫爲井句證明周之徹法以見殷周異制是眞能穿穴經義者孟子惟助爲有公田句得此益明王罕皆既引其說入四書匯參而仍拘於方里節朱註乃周之助法也句以爲此

又不無可疑不知方里節朱註周之助法卽上文雖周亦助之助正是孟子讀大田之詩憑空想像以爲周必兼有行助之處其助法必當如此非謂周原是八家同養公田而助與徹可以混而言之也

惟助爲有公田必經界正纔是有公田故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請野節玩一請字自是孟子經綸活法非敘述周家舊制朱註云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亦但謂野倣殷助晝井國中倣夏貢不晝井周之徹法兼此

二者耳非謂周法於野實俱行助而助與徹可混而無分也讀者須以意會

鄭康成匠人九夫爲井節註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此不刊之論先王仁至義盡正於此見汪武曹謂都鄙中之公邑不可別爲溝洫法以亂之此不明先王立制之意而徒從地之形勢起見者夫世祿之設所以厚君子雖先王盛時不保食是祿者世世子孫必無不肖則多取於民勢所不免於是立爲成法俾有限制地爲采地而非君所主卽田爲井田而亦非臣所主井地既均穀祿

自平是故都鄙中之平曠可畫井者制爲采地庶幾有是邑者食賢君禮下之惠而亦不至多取於民其餘不可畫井者仍作公邑聽縣師之徵令周禮註疏謂家削邦縣邦都各采地俱有公邑不立井田者職是之故後儒於此等制度不得其心而逐其迹輒輕議漢儒成說抑亦謬矣

成十五年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註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愚案魯稅法卽周法也若都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此註何以云民

不肯盡力於公田此亦可爲雖周亦助之證

論語射不主皮節朱註云鄉射禮文原朱子之意是謂射不主皮句出鄉射禮文中非謂射不主皮即指鄉射禮言也儀禮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所謂禮射指大射賓射燕射言與鄉射無涉周禮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則鄉射豈是不主皮之射時文往往誤會註意遂謂鄉射不主皮張京江一節題文起講云從來盛衰之象其端先見於一鄉而及其寖久遂形爲風俗又云君子觀於鄉而有今昔殊尙之慨則世變

存其閒矣拈定鄉字便是誤認文雖佳而攷訂則
疎矣
主皮古義本主中言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註
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
爲儁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註言射者不但以中皮
爲善亦兼取和容也參觀二註俱是以中訓主皮
並無貫革之義襄十四年左傳子魚曰射爲背師
不射爲戮射爲禮乎杜解禮射不求中此與鄉射
禮記禮射不主皮同義
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閻百詩四

書釋地三續說本

周禮鄭大夫鄭註愚案皮有三始折謂之皮已乾謂之革既熟謂之韋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攷工記弓人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貫革云者正以革之難貫而貫之爲强其與庶人主皮之射不可同日而道明矣

左傳九族與尙書不同尙書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是也若左傳九族卽下文兄弟之國季梁不欲隨侯追楚師而告以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故親其九族句杜氏主異姓有服而異族者言最爲得旨若用孔安國鄭康成九族之解先失季梁諷諫

隨侯本意不但如疏所云鄭說九族爲不相値安得九族而親之之謂也

孔叢子居衞篇曰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唐李習之復性書曰子思述中庸四十七篇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愚案九與七字形相似必有一誤要之今所存之中庸則四十餘篇中之一篇也

莊子說理有極似中庸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逍遙遊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中庸曰其爲物不貳承天地之道言大宗師曰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承吾聞道矣言是皆以物物者爲物盡物物者亦得稱物也

彫琢有二義孟子云必使玉人彫琢之謂治其朴而使之文也應帝王云彫琢復朴謂刓其文而返於朴也

一字讀二音見於唐石經詩于三十里唐石經作于卅里三十維物唐石經作卅維物若讀卅爲悉合反則是四言之詩雜以三言之句不諧聲度安得成章故知是以一字讀二音者也廣韻卅三十也今作卅直

為三十字

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元史姚天福傳須合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橫雲山人明史槀楊嗣昌傳以上二條取其意而用之俱於學者有益

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甚難明史槀楊嗣昌傳

此處事之要訣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註謂甲者創制之令先後三日使令洽而後誅也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朱子本義用康成之說而

推廣其義不專主造作新合言訓字旣確切不浮
說理又包函無量此經之旨朱子爲獨絕古今矣
七日來復王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孔
疏觀註之意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
之說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
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
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
數故言七日也愚案孔以六日七分解七日不失
漢易古義但以剝坤復三卦聯合言之其說必不
得通朱漢上云十月坤十一月復此言其大綱耳

如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六日七分之義得此方明李鼎祚解七日來復與孔疏大同小異但云未測端倪以候來哲則是李氏於剝坤復三卦聯合之處猶未敢深信也此經之旨須閱李溉卦氣圖

讀書記卷八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九

家語五儀解無取哼哼哼哼諓也王肅註哼哼多言誕欺詐也愚案莊子胠篋篇云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亂天下已郭註云哼哼以已誨人也似未明晰當參看王肅家語註則哼哼足以亂天下之故可知矣

荀子哀公篇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楊倞註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愚案此與莊子大宗師篇云是自其所以乃同一句法楊倞此註讀古書者不可不知

吾師乎吾師乎師謂大宗師非從學之師也

養生主云可以盡年郭註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讀此知莊生之學非不粹然至正而後世白日飛昇之說皆幻妄也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吳俗有此二語其實出淮南子兵略訓中信俗語之相傳有自

向第知文選中有天台山今知亦有鴈蕩山也謝靈運石門斤竹澗諸詩是

召誥文法與汲冢書絕相似

古之作史者文簡而詳今之作史者文詳而略郎

史筆觀之而古今人不相及可見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以旂協振正所謂字音異而

收韻同者也

月者太陰之精以其爲臣道也故曰增華台室以

其爲妻道也故曰揚采軒宮此月賦用字之精也

以大司馬爲大馬見莊子知北遊

古亦有爲大宰而位任卑者左傳稱大宰伯州犂

是也楚名上卿爲令尹故蔿敖爲宰亦是借周制言之疏義

甚明

衮不廢矣解常服衮也曩嘗不愜此註欲主衮職

無關言之今思之正妙在說常服衰士季立言愈
淺諷諫愈切杜深解傳義故不從衰職之說前人
訓解未可輕議卽此可知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若不若也與則如勿傷如
字同例古人辭急故書中多有此等句法
以貫笠轂孔疏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
轂上以禦矢也愚案笠轂依服說當如今兵法所
用籐牌
讀成十六年左傳立我烝民疏知粒食所以養人
正性讀晉語晝選男德以象穀明註知食穀所以

益人聰明然則思文之功信大矣

南國賦註離爲諸侯愚案孟康以離坎震兌爲方伯監司之官杜解離爲諸侯蓋取諸此孔疏引禮器大明生於東云云非確解也又卜筮通言亦見

南國賦註疏

凡六官之長即大學弟者所以事長之長非如周禮六官必以冢宰等官爲之長也

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杜解以宗廟爲所出王之廟祖廟爲始封君之廟宗廟祖廟之義惟此最爲精確中庸春秋脩其祖廟繫春

秋於祖廟其爲時祭無疑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繫昭穆於宗廟其爲禘祭無疑也禘字之義許慎謂審諦昭穆下文禘嘗之義禘承宗廟嘗承祖廟總結上文也唯是魯制竟立二廟據左傳有周廟故而中庸所謂宗廟祖廟者不聞先儒以爲二廟當是一廟而因祭異其名春秋脩其祖廟以祖廟包親廟言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以宗廟包祖廟言之也二者俱是舉重而言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謂相土縱橫之宜而行其所利便或東其畝或南其畝也杜以播殖之物各從土宜解之者非

昭三年左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杜解言如常人
不敢礜愚案今人用若而人三字猶云如干人之
意於古義不合特沿譌已久故不覺其非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
之一也愚案觧法有稱加一者本此
士農工商稱四民始於管仲治齊古者士出於農
不特立士名然亦有四民之目則宣十二年左傳
曰商農工賈是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二字本於易人皆知之
至無極二字毛西河以爲出於隋唐道藏靈寶經

有無極太上之語此非也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詩譜云孟仲子蓋與孟某共事子思後學於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然則無極二字出於孟仲子是孟子之時已有此二字矣

陳氏樂書唐商盈孫案鳧氏之法用筭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鐘之制凡二百四十枚歐陽氏集古錄景祐中得古鐘有銘於腹即寶龢鐘也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奉詔脩樂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爲有法愚

案攷工記鳧氏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
舞廣戴東原以舞脩六爲橢圜大徑舞廣四爲橢
圜小徑其說甚精足爲古鐘不圜之證雖攷工記
泛言鐘制未嘗專論編鐘然大小一體編鐘亦當
不圜可知又王朴所制編鐘皆側垂胡瑗改鑄正
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而聶崇義三禮圖
所繪皆正垂恐係聶氏之譌
米元章云五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
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愚案後魏江
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

餘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五部實自呂靜始而不始於沈約也

朱竹垞書玉臺新詠後曰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徐陵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還之作者愚案竹垞此說似非昭明大集羣儒討論斯事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名爲高齋十學士徐雖輩行稍後然同在學士之列有討論之責設以諸詩還之枚乘直告同人亦非甚難啓口

之事何至不敢明言必待別著書以微寓其意且其爲枚乘之詩果鑿鑿有據卽劉孝威庾肩吾諸人何故必欲同心作僞此事之無可解者昭明文選初成有千卷旣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甄別可謂嚴矣豈猶容儒臣作僞於其閒或謂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此言有理讀者勿以玉臺新詠之故而轉疑文選斯得之矣

劉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沈抑宂散而其文章錄於副君之選蓋當是非之公雖君父莫能奪也何義門文選評愚案君父之尊且不能奪是非之公

豈以優禮儒臣之故而竟容其作僞乎此以知竹垞之論玉臺新詠者非也

古稱史今亦稱鑑鑑字本於説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一語宋司馬溫公編集歷代君臣事迹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以史爲鑑殊覺意味深長

吾與點也朱註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數語似乎膚廓其實字字切實上下同流承天地言各得其所承萬物言莫春天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即上與天同流也沂舞雩地也浴乎沂風乎舞雩即下與

地同流也冠者童子萬物也五六人六七人浴風詠歸一切與偕卽與萬物各得其所也曾點言中初不及此而言外自有斯妙充實其理卽堯舜勳業亦不過此與晉人曠達全無干涉夫子與點不外酬知本意而所觸者大故特歎賞焉曾點能見其理夫子實造其理聖賢分際迴然不同朱註有以見夫四字斟酌最爲精當

夏亦有公田夏小正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戴氏傳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愚案其田卽私田是

張衡靈憲云微星之數六萬一千五百二十是微星猶有數也黃崑圃夏小正漢案戸註謂雲漢皆無數小星不可別蓋又在靈憲微星之下者與

困彖曰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困卦坎下兌上兌爲口舌上六一爻適當兌口開處正係困極之時故曰尙口乃窮也此亦以卦體言之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愚案康成之意是謂周公時自有比賦興之詩與風雅頌並行云孔子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者亦

謂後人不復能摘出某詩爲比某詩爲賦某詩爲
興耳非謂比賦興卽寓於風雅頌中而別無所謂
比賦興也嚮讀周禮太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每疑風雅頌中俱有比賦興在何
以必云敎六詩今讀鄭志始知古時不然詩實有
六自須六詩皆敎後儒化六爲三未免於古義有
殊矣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上言興孝興弟此獨不言
興慈而言不倍者正以恤孤二字非泛言幼幼可
比人不恤其孤正是倍其死者禮記坊記云利祿

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與倍古字通大學之義參諸坊記而愈明

中庸宜爾室家二句是總承妻子合兄弟翕極意形容一門之內和氣薰蒸無處不宜無人不樂以起下節父母其順意不必依林次厓存疑分貼兄弟妻子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章當以仁字貫全章不必依講章單從仁聲轉下所謂仁者何也善政善敎是也仁言在善政善敎之先而有是言仁

聲在善政善敎之後而有是聲託之空言不如見
之實事孟子勸人行仁故以首節引起惟是仁中
分量又有不同仁發爲善政入人猶淺仁播爲善
敎入人更深故復分別言之使人知善敎之爲重
必以善敎濟善政而後王道全焉末節單承政敎
以顯仁之收效不同不復蒙言聲者正見言聲二
字原非本章要義特欲借此以顯仁之當行而行
仁實際自在次節不得以兩節並列言之也
言曰仁言政曰善政俱係王者所宜有惟當進而
求之耳

口之於味也章大旨是以理與氣循環言之首節
性屬氣命屬理故君子不謂性次節命屬氣性屬
理故君子不謂命各指重處義甚直截自講家分
析支離而書義始岐矣
新安陳氏謂口之於味也節命字合理與氣言最
是騎牆之見此節本旨在扶理抑氣何得以此命
字雜入氣言反使書義紆曲失子輿氏循環指點
明白痛快之意王觀濤翼註斥之當矣
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孟蜀本作疑今本俱作凝蓋
人當用志不分之後凡所思慮左右逢源若有神

助者然故曰乃疑於神董遇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今本作凝者非是

呂刑非德于民之中此承上章有德惟刑及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言曰有德惟刑則刑于民卽是德于民也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則用刑成德又貴得中此所謂德于民之中也蔡傳云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添出受中一層不免旒贅又與咸中有慶傳所謂五刑咸得其中者義不

聯貫似不必從

費誓無餘刑蔡傳謂刑之非一王氏樵曰不定之辭解無餘意俱得但字義疏解未明此經蓋謂魯人不供楨榦則於墨劓剕宮四刑之中按情施刑刑適當罪無有多餘因不能預定其爲何刑故但曰無餘刑惟楨榦糗糧芻茭稍緩故可預定其不至於殺也

秦誓俾君子易辭蔡傳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愚案旣爲君子則必不肯變易其辭

說且君子之辭亦豈佞人所能奪此經之意但謂君子見截截善諞言之人見用於時必將舍其忠諫之辭而改爲吁嗟之辭如左傳所載蹇叔哭之云云者此易辭之謂也此眞截截善諞言之人俾之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兩經似是一意其實大殊易言百姓日用則愚夫愚婦飲食居處不悖於道者皆是也孟子此章既曰行之又曰習矣又曰終身由之自是實從道中著力已可望其知道無如自古儒林

繩趨尺步而不能見道者正復不少故孟子歎息言衆也以見如此著力而不知道者猶衆勉人精心體道耳若謂與繫辭傳日用不知同義則天下人人皆然矣衆也一歎不反成贅辭乎此以知兩經之各有指歸也

宋曾子固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氏衡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爲當愚案孟光舉案定指椀言若四愁詩青玉案即依李註作憑倚之案亦無

不可至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下文明云棗㮚十有二列旹有㮚桼㮚擇可以排列椀中之理南豐必欲以諸桉字混爲一義拘矣

俛與勉二字互相通表記俛焉日有孳孳是以俛仰之俛通黽勉之勉攷工記前弱則勉據唐石經是又以黽勉之勉通俛仰之俛古字通融如此

肏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先鄭改勝爲稱卽以肏不稱幹幹不稱筋爲不參均也然如後鄭之說不須改勝爲稱又不須增入不字而於義更順則唐石經所增不字

自屬可刪

其次有㴸而疏唐石經作其次角有㴸而疏此句鄭註賈疏雖未嘗專指角言然旣對下角無㴸句則其次角有㴸角字石經當有所本

今俗居喪有七七日百日之說此不見古經而家禮載司馬溫公浮屠誑誘條下有之知其說之流傳已久又朱子語類第八十九卷論居喪廢祭一條亦有須百日外方可之語所謂百日者雖是約略喪祭之期然與今俗所謂百日意亦相同也又今俗有所謂接煞者始於幽明錄載彭虎子事如

俗巫戒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
云云是也宋俞文豹吹劍錄力辯避煞之非

讀書記卷九終

母嫁後所生之弟稱外弟妹稱外妹見成十一年

左傳

襄二十七年左傳食言者不病疏云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愚案不病病也古人多反語食言者不病猶言食言者豈不病乎疏說似非

詩云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趙孟曰匪交匪敖愚案上匪彼也下匪非也卽知匪字古有二義矣

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三塗對四嶽言當從服氏

太行轘轅崤澠三處道之說爲是四嶽嶽有四也
三塗塗有三也以此相對杜解似非
昭五年左傳抑少不終抑字是從莊叔轉到穆子
如云莊叔固爲亞卿也抑其子穆子仍是亞卿位
不足以終盡卦體直達正卿所以嫌不足者此而
已矣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太叔教叔向戒之必是防
楚包藏禍心以致送女之卿大夫不能復歸晉國
故叔向告以敬始思終終無不復此復字取復歸
之義杜謂事皆可復行者非

昭十一年左傳明云有三年之喪則杜元凱既葬
除喪之說不然明矣
古不以銀爲幣但用飾器物而已故周禮九貢鄭
註以銀入器貢而不與金玉龜貝同入貨貢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註教官其屬六十
愚案周時地官六十屬統名教官與後世以學校
官職稱教官者異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言上之刑罰使民相及上之
慶賞使民相共下比長有罪奇衺則相及可以互
證蓋卽後世保甲之意鄭註以相救相賙訓相共

意猶未明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註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愚案觀此註云云亦可知鄭意決不從二畮半在田二畮半在邑之說矣

今商賈以物不美者爲行貨本周禮司市害者使亡鄭註謂物行沽者又唐書韓琬傳器不行窳音義不牢曰行平聲苦惡曰窳

胥師飾行之行亦當是行窳之行飾行謂飾沽爲功也鄭註未明

大司樂諷誦鄭註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謂不開讀之誦亦背文但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愚案韓昌黎韓滂墓誌云滂讀書倍文功力兼人此言背本暗記如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所謂倍讀也依周禮疏諷誦皆是倍文可知古人肄業必以倍讀爲貴但看讀者不足貴也

夏官弁師瑉玉三采瑉石之次玉者以石爲玉稱名不當經旣言瑉玉當從註疏讀璑爲是

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揚紆鄭註揚紆所在未聞愚案涑水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揚池見水經

張揚池即今蒲州五姓湖在永濟臨晉虞鄉三縣界會處山右諸郡多叢山廣原陂澤川池所在鮮少惟五姓湖一路實係水鄉於河內求澤藪舍此奚屬況周禮稱揚紆水經稱張揚池唐風揚之水水經注亦指涑水爲激揚之水稱名往往相近然則周禮之揚紆或即水經之張揚池與

水經注涑水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慂案今涑水經猗氏臨晉入五姓湖是古郇瑕氏之地成六年左傳言郇瑕氏之地沃饒則其爲水鄉可知言郇

瑕氏土薄水淺則其爲澤藪又可知讀左氏此傳參攷周禮冀州澤藪曰楊紆所在不應舍張揚池而他求矣

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鄭註昭餘祁在鄔愚案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

軍旅授有爵者杖鄭註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愚案哀二十七年左傳云成子衣製杖戈亦可援以證此經

掌客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鄭註謂著脫字失處

且誤耳王氏謂承積而言竊意王氏爲長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考工記輪人有圍周必有圍徑故鄭註補出圍徑一層

下文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此亦指圍徑言謂以圍徑三分之一捎其藪也下文云五分其轂之長亦謂五分其轂圍徑之長也

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李註此解格字極精大學格物正是此義

馬氏論千乘之說計八百家出車一乘愚案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每井以八家計算得八十萬家

每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八十萬家出車千乘是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而但據八十萬家全數言之也若依漢書刑法志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是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車一乘此當為定說

君子不以紺緅飾參攷爾雅釋器攷工記鍾氏及邢賈各疏許氏說文定為一染縓（黃赤色）再染赬（淺赤色）三染纁（纁絳一名）四入（爾雅稱染攷工稱入一也）入黑汁紺（深青揚赤色）五入緅（青赤色）六入元（在緅緇之間）七入緇（黑色）若論語

疏云紺元色緅淺絳色是誤認六入之元爲四入之紺再染之赬爲五入之緅也朱註云緅絳色亦是承襲其謬而去淺字則又直指爲三染之纁矣據說文絳爲大赤此旣爲練服之飾自宜從入黑汁後五入之色爲是

儀禮聘禮裼降立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麛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

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蓋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爲裼也

愚案依此疏文則鄉黨素衣麑裘定指在國視朔之服惟論語疏並載熊氏皇氏說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揆皇氏之意直以絞衣爲記禮之譌則雖行聘禮或亦君臣同用素裼然而絞衣以裼本於玉藻皇氏斥爲亂言要之未有憑據不得從之若陳用之禮書郎以絞衣爲素衣而以鄭註蒼黃色之說爲無據則

變亂古訓尤不敢信其然矣

旅酬下爲上章句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釋逮賤之義是猶渾而言之也其實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爲旅酬之始而旅酬時長兄弟所用以酬賓交錯以徧者卽此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則當交錯以徧時兄弟弟子亦與有榮施也賓酬兄弟用主人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之觶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此爲無算爵之始是時賓復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者皆用此

賓弟子兄弟之子所舉之觶則當交錯以徧無次弟之數時賓弟子兄弟之子俱與有樂施也蓋此觶既爲賤者所舉則長者數用此觶恩義周洽總使賤者隱隱然有以申其敬是故此經當從觶字設想方知逮賤之義直貫徹乎旅酬無算爵之終而其初各舉觶於其長但爲逮賤發端之義也

華嶽爲二山一見周禮職方氏（豫州山鎮曰華山 雍州山鎮曰嶽山）一見爾雅釋山（河南華 河西嶽）而所以立吳嶽爲西嶽之故則周禮大司樂正義云周處鎬京在五嶽外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此條解釋最精

寬裕溫柔四字頗難分別細思之寬如天宇寥廓裕如四時旋轉溫如太陽煦物而暖柔如剛風近地則緩

發强剛毅四字亦難分別嘗以擔夫譬之發如擔夫見重擔在前必欲肩任强如擔夫力大果能肩任剛如任此擔時一往直前不可屈撓毅如任此擔後終始如一永無歇息

孟子持其志我知言二句總承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二句下轉語然亦有次序薛文清公讀書錄云知言又在持志之先其序則先知言而後

能持志此二語最精

餘夫二十五畝無論六鄉六遂之餘夫其受田並在遂地中以百里之內既置六鄉又以九等受地無地可受也又士工商亦有餘夫出耕公邑六遂家數

載師廛里至牧田九者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與六鄉相似但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詳見周禮載師註疏

餘夫之田並在遂地中此彊予任甿所以爲遂人之掌也

園圃汙池四字當有分別有藩曰園所以樹果有

牆曰囿所以域禽獸窊下之地濁水不流曰汙穿

地得水水停曰池

星辰之遠也星辰兼地平上下言不單指人目所

見故曰遠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者長庶也案吳子壽夢卽乘

生謁卽諸樊餘祭卽戴吳夷昧卽夷末季札四人者同母

兄弟也僚係壽夢長庶子故公羊曰長庶又使專

諸刺僚季子曰爾殺吾兄其爲壽夢長庶子益見

至闔廬名光服虔以爲夷末之子何休以爲謁之

長子杜預以爲諸樊之子謁卽諸樊何杜說同然

玩公羊傳語意自當以服虔之說為長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註謂藪壺中當輻菑者也戴東原言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藪泛言轂空壺中則與鄭註指言壺中當輻菑者有別然藪有蜂藪之義鄭司農說當從後鄭為是姜上均輯義直以輻孔所聚謂藪不知此謂壺中非謂容輻之藪孔又謂藪深當除圍徑三分之一尤與記文無涉老子云當其無有車之用正此句之謂姜氏失之又謂大穿小穿與藪三者須相稱此則案據鄭註並無差繆但如前解藪字何謂三者須相稱毋乃自

相矛盾乎善乎周官義疏之言曰統而言之中空處皆可名蓋下經量其蓋以黍是也切而指之外當輻蓄處爲蓋此經是也斯爲不刊之論矣

攷工記輪人爲蓋主爲雨設（鄭注）如今雨傘是其意也（通雅繖本因古之縿 愚案當起於車蓋）夏官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表尊之蓋（鄭注）如今儀衛用繖是其意也地官司市命夫過市罰一蓋是衆中鄣暑雨之蓋（賈疏）如今市中亦有鄣暑雨之物是其意也

輈人衡任者五分其長卽指衡長六尺六寸言不蒙上句其輈之長言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戴東原攷工記圖據韓非子外儲說墨子語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遂以關鍵解輗軏之義則誠精矣然外儲說咫尺之木與包註橫木實一物也包註明言橫木縛軛不言橫木卽軛戴氏必欲指包註橫木卽六尺之鬲而謂包註爲誤是未免誣古註也且外儲說但言車輗不言車軏戴氏必欲據以幷解車軏而屏去古註上曲鉤衡之說是不知上曲鉤衡之卽爲梁輈見于詩疏其說固不可易也

梟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鄭註銑鍾口兩角賈疏如

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惠案戴東原攷工記圖
據舞修舞廣之文以證鍾之橢圜幷云鍾之羨宜
據此爲度讀書得間實補康成所未及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經文明說
二在上一在下是不當甬之中央也鄭註乃曰令
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
之中央攷諸字義衡平也其爲甬頂平處無疑安
得令衡卽居甬三分之一衡既不得居甬三分之
一則旋安得當甬之中央鄭氏此註似不必從
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

閒以其一爲之厚鄭註十分之一猶大厚若言鼓外鉦外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此註甚難曉解嘗反覆思之總因賈疏銑外有二閒鉦外唯一閒二語説得不明以致無從剖析其實就銑徑十計之除鼓閒六則兩旁各有鼓外鼓外各得其二就鉦徑八計之除鉦閒六則兩旁各有鉦外鉦外僅得其一據康成此註繪圖求之卽得其實賈疏嘗云鼓外每邊得銑徑十分之二鉦外每邊得鉦徑八分之一便能顯出鄭註之意

閱近世禮器圖所繪之鍾兩邊都作弧曲之象玩

鄭註鼓外二鉦外一之語可知古鍾體雖下大上斂然鍾邊並無弧曲戴東原據銑十鉦八舞六繪成鍾圖無弧曲此圖最精今試以銑十鉦八舞六之數翦紙成圖將所翦之圖脅中折轉則下徑多餘若干數卽上徑缺少若干數再將下徑多餘紙角折轉以拚上徑缺少處便成方形以鄭註鍾長十六計之折半得八銑十鉦八舞六將下徑銑十上徑舞六通融折算亦俱得八故成方形如此則鍾體不特有顯然之橢圜形而且有隱然之正方形也

土以黃其象方象指畫繢言以地道曰方故畫繢

取方象非謂地球方也

飲器鄉衡而實不盡註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疏麋即胥也愚案康成以器有大小不可據上畔與胥平故改訓平爵鄉口酒不盡不知經文鄉衡須玩鄉字雖不到胥而已嚮胥纔是平爵鄉口到盡處若不到盡處亦不得謂之鄉胥故鄉衡之解先鄭最優

牝服即較較即車箱先後鄭之言一也戴東原從後鄭以牝服爲較而又謂車箱記無高度竊意較之高度即車箱之高度也戴說似非

⿰亠⿸𢀖又 [?]

𠬝解中有變焉註𠬝讀如齊人名手足𢫬爲𢿙之𢿙愚案解支節也見漢書賈誼傳衆理解也句顏師古註

量其力有三均鄭註謂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此如令人言弓有幾个力與論語爲力不同科言人力者不同

均者三謂之九和總承上兩謂之參均一有三均言三三而九九者皆和故曰九和

伏羲先天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蓋中原之地東南環海西北環山故兌澤之氣居東南隅者以

居東南隅則其氣統貫於東方南方非專指東南
一隅言也艮山之氣居西北隅者以居西北隅則
其氣統貫於西方北方非專指西北一隅言也乾
南坤北亦以南方地下得見天體無窮故乾天居
之北方地高地足以蔽天故坤地居之然則先天
圓圖與蓋天之理相通矣
列子湯問篇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一兒曰日
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
而近者大乎一兒曰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
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

也愚案明神宗時西人第谷始發清蒙氣差之說曰清蒙氣者地中遊氣時時上騰其質輕微不能隔礙人目却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故日月在地平上比於中天則大星座在地平上比於中天則廣此映小爲大也定望時地在日月之閒人在地面無兩見之理而恒得兩見或日未西沒而已見月食於東日已東出而尚見月食於西此升卑爲高也御製儀象考成清蒙氣差篇內載此條由此推之則日初出被清蒙氣掩映故大非以近故大也及日中不被清蒙氣掩映故小非以遠故小也至於滄滄涼涼

則淸晨陽氣尙微之故如探湯則亭午陽氣正盛之故亦非以遠故涼近故熱也孔子不能決乃是列子寓言非眞有與義在雖聖人不知之例故特辨之

淸蒙氣亦曰蒙氣與距地平一十八度之矇影有別淸蒙之氣最足形容造化之妙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此二句正日中不被淸蒙氣掩映之謂

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文委辭召貢李註云召或爲台今閱介休郭林宗廟碑是召非台又凡我四

方同好之人句碑作凡我同好之人無四方二字
因思古來一切文字安得盡取金石校正之
凡有剛土在下者其上便有鹹鹵北方土性往往
如此故兌象爲剛鹵
河東鹽池之鹽不用湅治因曬而成聞曬鹽時須
得南風產鹽乃夥中條山有風洞恰在鹽池之南家語南風阜財
指此
成六年左傳疏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歲
癸卯余遊解州安邑親歷鹽池始知此池東西長
南北狹袤指東西言廣指南北言其袤廣里數則

疏說極準文選魏都賦註謂鹽池東西六十四里與左傳疏袤五十一里相去不遠或是尺有贏縮至謂南北七十里則大謬七十二字內必有衍文當是七里或十里之譌

壻范春溶滌源
男元坦晉卿 同校

讀書記卷十終